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(七)

〔俄〕契诃夫 著

李海泉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唉，公众啊！	1
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.....	6
厨娘出嫁	10
纯朴无瑕	17
低音提琴和长笛	25
愤世嫉俗者	31
福利演出场散戏以后	37
妇女的幸运	43
钢琴乐师	48
贵重的狗	52
过 火	55
她的丈夫	61
镜 子	68
老 年	74
两个记者	82
临近结婚季节	86
尼诺琪卡	87
普通教育	94
墙	100
失 业	103
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.....	109
睡意蒙	113
死 尸	118
新年的大苦大难	125
雄火鸡	129

艺 术	134
有意结婚者指南	141
在异乡	146
纸包不住火	152
治疗酒狂症的单方	158
作 家	166

唉，公众啊！

“够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！说什么……说什么也不喝了！”

现在总该明白过来了。应当工作，劳动才对。你要领薪水，那你就该诚实而热心地工作，本着良心干，牺牲休息和睡眠。你不要玩玩乐乐。你，老兄，已经习惯于白拿薪水，这是不好的……不好的埃……“列车长波德佳京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训诫以后，开始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劳动愿望。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，可是尽管这样，他还是叫醒列车员，跟他们一起到各个车厢里去查票。

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他叫道，快活地把剪票的钳子捏得嘎吱嘎吱响。

那些睡熟的人笼罩在车厢的昏光里，惊醒过来，晃着脑袋，拿出车票来。

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波德佳京对二等客车里一个乘客说，那个人精瘦，露出青筋，身上盖着皮大衣和毯子，四周放着一些枕头。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

那个青筋嶙嶙的人没有答话。他睡熟了。列车长碰碰他的肩膀，不耐烦地又说一遍：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

乘客打了个哆嗦，睁开眼睛，惊吓地瞧着波德佳京。

“什么？谁？啊？”

“我跟您说得明明白白！您的……车票！麻烦您一



下！”

“我的上帝啊！”青筋嶙嶙的人做出一副哭丧相，呻吟道。

“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我害着风湿箔...有三夜没睡觉了，刚才特意服了吗啡，想睡着觉，可是您.....却向我要车票！要知道这是残忍，不通人情！要是您知道我多么难于睡着觉，您就不会为这种无聊的事来打搅我。这是残忍，荒唐！

而且您要我的车票干什么用？简直是愚蠢！”

波德佳京暗自思忖他该不该生气，后来决定应该生气。

“您不要在这儿嚷！这儿不是酒馆！”他说。

“酒馆里的人还通人情些.....”乘客咳嗽着说：“多承关照，现在我得第二次睡了！说来奇怪，我在国外各处都坐过火车，在那儿谁也没跟我要过票，可是在这儿，仿佛有鬼捅他们的胳膊肘似的，一忽儿来查票，一忽儿来查票.....”

“哼，如果您喜欢国外，那您就到国外去坐火车好了！”

“这是愚蠢，先生！是的！你们不但用煤炭气、闷热、穿堂风折磨人，而且，见鬼，还要用这套官样文章来折腾人。您要查票！嘿，真是热心公务！如果这是认真检查倒也罢了，其实乘客当中倒有一半是无票乘车的！”

“您听着，先生！”波德佳京愤愤地说：“要是您不停止叫嚷，惊动乘客们，那么到下一站我就不得不叫您



下车，而且把这件事报官究办！”

“这真岂有此理！”公众愤慨地说：“跟一个病人纠缠不清！”

您听着，您总得有点同情心才对！”

“可他自己在骂人嘛！”波德佳京胆怯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不要票就是。”

就照你们的意思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知道，我的职务要求我这样做。

要不是职责所在，那么，当然……你们甚至可以去问站长。随便问什么人都行。”波德佳京耸了耸肩膀，从病人身旁走开。他起初感到受了气，有点委屈，可是后来，走过两三个车厢后，他那列车长的胸膛里却开始感到有点不安，类似良心负疚的感觉。

“的确，本来也不必去叫醒病人，”他想。“不过这不能怪我。他们以为我是闲得没事干，为了寻开心才去查票的，却不知道我的职务要求我这么做。

如果他们不相信，我不妨请站长对他们说明一下。

“

车到站了。火车停靠五分钟。在敲第三遍钟以前，波德佳京走进上述的二等客车车厢里。有个头戴红色制帽的站长跟在他身后。

“喏，就是这位先生，”波德佳京开口说，“他说我没有充分的权利向他要票，而且……而且生气了。我请求您，站长先生，给他解释一下，我要求看票是职责所在还是无事生非。

先生，“波德佳京对那个青筋嶙嶙的人说。”先生！



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您可以问站长先生。”

病人打了个哆嗦，仿佛被蛇咬了一口似的。他睁开眼睛，做出一脸的哭丧相，把身子靠在长沙发的背上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！我又服了药粉，刚刚睡着，他却又来了……又来了！我求求您，您要有点同情心才是！”

“您可以跟这位站长先生谈谈。弄清楚我有没有充分的权利查票。”

“这真叫人忍无可忍！喏，给您票！拿去！我再买五张票都成，只求您让我安静地死掉！难道您自己从来也没有生过病吗？这种没心肝的人！”

“这纯粹是耍弄人！”一个穿军服的先生愤慨地说：“要不然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纠缠不休！”

“算了吧……”站长拉拉波德佳京的衣袖，皱起眉头说。

波德佳京耸起肩膀，慢腾腾地跟着站长走出去。

“这种人真难伺候！”他大惑不解地暗想。“我特意为他把站长请来，好让他明白这件事，放下心，不料他……张口骂人。”

车又到了一站。火车停靠十分钟。在敲第二遍钟以前，波德佳京站在小卖部里喝矿泉水，有两个先生走到他跟前来，一个穿着工程师的制服，一个穿着军大衣。

“您听着，列车长！”工程师对波德佳京说：“您对待那个有病的乘客的行为，引起一切目睹者的公愤。我是工程师普齐茨基，这位是……上校先生。如果您不对那个乘客道歉，我们就要告到交通局长那儿去，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他。”



“两位先生，要知道我……要知道你们……”波德佳京慌张地说。

“您不必对我们作什么解释。不过我们要警告您，如果您不道歉，我们就要着手保护那个乘客。”

“好，我……我，也行，我道歉就是。遵命。”过了半个钟头，波德佳京想妥道歉的话，既能使乘客满意，又不致降低自己的身分，于是他走到那个车厢里。

“先生！”他对病人说：“您听着，先生！”

病人打了个哆嗦，跳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那个……该怎么说呢？……您不要生气。”

“哎呀……拿水来……”病人抓住自己的胸口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我已经第三次服了吗啡药粉，刚刚睡着，不料……又来了！上帝啊，这种磨难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啊？”

“我，那个……请您原谅我。”

“您听我说。到下一站您就叫我下车。我再也受不住了。我……

我要死了。这是卑鄙，可恶！”公众愤慨地说。“请您出去！您这样耍弄人，是逃不脱报应的！出去！”

波德佳京不住地摇手，叹气，从车厢里走出去。他走进公务车，有气无力地挨着桌子坐下，诉苦说：“唉，公众啊！他们可真难伺候！看你怎么服务，工作！

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只好把什么事都丢开，喝起



酒来。你什么事也不干，他们生气，等到你动手干起来，他们也还是生气。喝吧！”

波德佳京一口气喝下一小瓶酒，再也不去考虑劳动、责任、诚实了。

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

有一出“演员不断换装的轻松喜剧”正在上演。克拉芙季雅·玛特威耶芙娜·多尔斯卡雅-卡乌楚科娃是个年轻可爱而又热烈地献身于神圣艺术的女演员，这时候跑进她的化装室，动手脱掉她身上的茨冈妇女的服装，打算一刹那间换上骠骑兵军服。这个颇有才华的女演员不愿军服上出现多余的皱褶，想让军服尽量平整美观，贴紧身子，就决定索性把身上原来的衣服脱光，然后在夏娃的装束上穿那套军服。

可是她正脱完衣服，感到轻微的寒意而缩起身子，动手把骠骑兵的马裤理平，忽然传来一个什么人的叹息声。她睁大眼睛，仔细倾听。那个人又叹了口气，甚至似乎在低声自言自语：“我们那深重的罪孽埃……哎哎。”大惑不解的女演员往四下里瞅一眼，却没看到这个化装室有什么可疑之处，就决定往她唯一的家具，一张长沙发底下瞧一眼，以防万一。这一瞧不要紧，她看见长沙发底下藏着个人，身体很长。

“你是谁？！”她大叫一声，吓得从长沙发旁边跑开，拿过骠骑兵上衣盖住身子。



“是我……我……”长沙发底下响起一个颤抖的低语声。“您不要害怕，这是我。嘘！”

那个带鼻音的低语声类似用煎锅炒菜发出的嘶嘶声，女演员不难听出他就是剧团经理英久科夫的说话声。

“是您？！”她愤慨地说，脸红得跟芍药似的。“怎么……您怎么敢干这种事？原来您这个老混蛋一直躺在这儿？这真岂有此理！”

“好姑娘……我的亲人！”英久科夫压低喉咙说，从长沙发底下探出秃头来，“您不要生气，亲爱的！您打死我吧，把我象蛇那样踩死吧，可就是别吵嚷！”

我刚才什么也没看见，现在也没看见，而且也没心思看。您甚至不必遮盖身子，亲爱的，我的无法形容的美人儿！您听我这个活不了几天的老头子几句话！我躺在这儿不为别的，只为救我自己！我要遭殃了！您瞧，我脑袋上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了！我那格拉宪卡的丈夫普棱津，从莫斯科来了。眼下他正在戏院里走来走去，要把我弄死。可怕呀！要知道，除了格拉宪卡的事以外，我还欠着他这个坏蛋五千卢布！”

“这跟我什么相干？您马上滚出去，要不然我……我都不知道要拿您这个混蛋怎么办了！”

“嘘！好人儿，您别嚷！我跪下求您，爬着求您！要是我不到您这儿来躲着他，叫我到哪儿去躲呢？要知道，别处他都能找到我，只有这儿他才不敢进来！”

得了，我求求您！得了，我央告您！我是大约两个钟头以前瞧见他的！第一幕上演的时候，我正站在布景



后边往外看，不料他从池座那儿走到舞台这边来了！”

“那末演戏的时候您就一直躺在这儿？”女演员说，大吃一惊。“那么……

那么您全看见了？”

剧团经理哭起来。

“我在打哆嗦！我浑身发颤！亲爱的，我浑身发颤！那该死的坏蛋会打死我的！以前他在下城已经开枪打过我一次。当时报上都刊登过！”

“哎……这简直叫人没法忍受！您出去，现在我该换衣服上台！滚出去，要不然我就……大喊大叫，放声大哭……我要抓起灯来砸您！”

“嘘嘘！我的希望……我的救星啊！我给您加五十卢布薪水，只求您不要把我轰出去！加五十！”

女演员用一堆衣服遮住身子，往门口跑去，打算嚷叫。英久科夫在她后面跪着爬过来，一把抓住她一只脚的踝骨上边。

“加七十五卢布就是，只求您不要把我轰走！”他压低喉咙说，气喘吁吁。

“另外再加半场福利演出！”

“您说的是假话！”

“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！我赌咒！那就叫我不得好死。加半场福利演出和七十五卢布！”

多尔斯卡雅 - 卡乌楚科娃一时动摇了，从房门旁边走开。

“可您老是说假话……”她用要哭的声调说。

“我说假话就叫我陷进地里去！叫我死了也不得升



天堂！再者，难道我是那么个坏蛋？”

“好吧，您要记住……”女演员同意说：“哦，那您爬到长沙发底下去吧。”

英久科夫长叹一声，喘吁吁地爬到长沙发底下去。多尔斯卡雅 - 卡乌楚科娃赶快穿衣服。她一想到化装室里那张长沙发底下躺着个外人，就感到害臊，甚至毛骨悚然。不过她转念想到她作出这种让步纯粹是为了神圣的艺术的利益，就精神振作起来，过了不久她脱掉身上骠骑兵服装的时候，不但没再骂人，甚至同情地说：“您在那儿弄得一身脏，亲爱的库兹玛。阿列克塞伊奇！”

我在这张长沙发底下什么东西都放过！”

轻松喜剧演完了。女演员被观众叫幕十一次，观众还送给她一束花，上面系着一根丝带，丝带上写着：“请永远同我们在一起。”热烈的场面过去以后，她往化装室走去，在布景后边遇到了英久科夫。剧团经理周身肮脏，衣服揉皱，头发蓬松，然而他眉开眼笑，高兴得直搓手。

“哈哈。您想一想，好人儿！”他走到她跟前，开口说：“您嘲笑我这个糟老头子吧！您猜怎么着，原来普棱津压根儿就没来！哈哈。见鬼，那把挺长的红胡子把我吓糊涂了。普棱津也留着一把挺长的红胡子。我认错人了，糟老头子！哈哈。只是我白白打搅您了，美人儿。”

“不过请您注意，您要记住您对我应许过的事，”多尔斯卡雅 - 卡乌楚科娃说。

“我记住，我记住，我的亲人，可是……我的好朋



友，话说回来，那个人不是普棱津啊！我们刚才谈妥的完全是普棱津的事。既然那个人不是普棱津，我干吗要履行诺言呢？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，嗯，那末，当然是另一回事，可是现在，要知道，您看得明白，我是认错人了。我把个来历不明的怪人错看成普棱津了！”

“这多么下流！”女演员愤慨地说：“下流！卑鄙！”

“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，当然，您就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我履行诺言，可是现在，实际上，鬼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。也许他是个鞋匠，或者，对不起，是个裁缝，那我也得为他出钱？我是个老实人，宝贝儿。我明白……”他一面走开，一面不住地作着手势，说：“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，那么，当然，我就非履行诺言不可，可是现在，要知道，他是个陌生人啊……一个红胡子，鬼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根本不是普棱津。”

厨娘出嫁

格利沙是个七岁的小胖子，正在厨房门口站着偷听，凑着钥匙眼往里看。厨房里发生了一件依他看来颇不平常，而且以前从没见过的事情。厨房里那张桌子平素是用来切葱剁肉的，这时候桌旁却坐着个魁梧结实的乡下人，头发棕红色，留着大胡子，身穿出租马车车夫所穿的长襟外衣，鼻子上冒出一颗大汗珠。他用右手的



五个手指托着茶碟，正在喝茶，同时把糖块咬得那么响，弄得格利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。年老的保姆阿克辛尼雅。斯捷潘诺芙娜在他对面一张肮脏的凳子上坐着，也在喝茶。保姆脸容严肃，同时又露出一一种得意的样子。厨娘彼拉盖雅在炉子旁边忙这忙那，分明极力要把脸藏起来。可是格利沙看见她脸上大放光彩：那张脸象是起了火，变换着各种颜色，起初是紫红，最后却转成死白了。

她一刻也不停地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刀子，拿叉子，拿柴禾，拿抹布，身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嘟嘟哝哝，弄得东西乒乒乓乓地响，可是实际上，她什么事也没做。人家在桌旁喝茶，她对那张桌子却一眼也不看。保姆问她话，她总是头也不回，说出一句简短的、没好气的答话。

“喝吧，丹尼洛。谢敏内奇！”保姆招待马车夫说：“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喝茶，不碰别的？您该喝点白酒嘛！”

保姆就把一小瓶白酒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，同时脸上现出极其狡猾的神情。

“我素来不喝酒……不……”马车夫推辞说：“您不要让了，阿克辛尼雅。斯捷潘诺芙娜。”

“您这个人是怎么回事。当马车夫的，却不喝酒。单身汉不会不喝酒。您喝吧！”

马车夫斜着眼睛看了看白酒，然后看了看保姆狡猾的脸，他自己的脸上也就现出同样狡猾的神情，仿佛说：“不，我不会上你的当，老巫婆！”

“我不喝，您免了吧。干我们这一行的可不能沾上



这玩意儿。耍手艺的人可以喝酒，因为他坐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可我们这班人老是夹在人群里，谁都看得见。不是这样吗？

你走进酒店里，外头的马可就走丢了。要是喝多酒，那就更糟：一转眼就睡着了，再不然就从车座上摔下来。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您一天能挣多少钱，丹尼洛。谢敏内奇？”

“那要看情形。有的日子能挣上一张绿票子，有的日子一个小钱也没挣着就把车赶回大车店。挣多少，那可说不准。如今这年月，我们这个行当简直没什么干头了。赶马车的，您知道，多得数不清，草料还挺贵，坐车的又小器，老是打算去坐公共马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谢天谢地，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我吃得饱，穿得暖……甚至还能让另一个人过上幸福的日子，”马车夫斜起眼睛看了看彼拉盖雅，”……要是我有了中意的人的话。

“

他们后来还说了些什么，格利沙没有听见。他的妈妈走到门边来，打发他到儿童室里去温习功课了。“去念书。用不着你在这儿听！”

格利沙回到儿童室里，把《祖国语言》放在面前，可是读不下去。刚才看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，在他的头脑里引起一大堆问题。

“厨娘要结婚了……”他想。“奇怪。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结婚。妈妈嫁给爸爸，表姐薇罗琪卡嫁给巴威尔·安德烈伊奇。不过，嫁给爸爸和巴威尔·安德烈伊奇倒还有可说的：他们毕竟有金表链和讲究的衣服，他



们的皮靴也老是擦得挺亮，可是嫁给那个可怕的马车夫，生着红鼻子，穿着毡靴……呸！而且保姆为什么一定要可怜的彼拉盖雅嫁出去呢？”

等到客人从厨房里走掉，彼拉盖雅就到正房里来，动手打扫。她仍然很激动。她脸色通红，仿佛吓坏了似的。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没碰到地板，每个墙角都扫了五次。她很久都没有从妈妈坐着的房间里走出去。她分明不愿意一个人待着，想说话，跟别人谈一下她的印象，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。

“他走了！”她看见妈妈没有开口讲话，就嘟哝说。

“看得出来，他是个好人，”妈妈说，眼睛没有离开针线活。“他不喝酒，挺稳重。”

“说真的，太太，我不嫁给他！”彼拉盖雅忽然叫道，满脸通红。“真的，我不嫁给他！”

“你不要胡闹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。这是终身大事，得好好想一想，不能马马虎虎，这么嚷叫是没好处的。你喜欢他吗？”“您想到哪儿去了，太太！”彼拉盖雅害臊地说。

“大家净说些那样的话，闹得我……真的……”她应该说她不喜欢他！”格利沙暗想。

“可是你这人也真爱装腔作势。你喜欢他吗？”

“可是，太太，他年纪大！唉！”

“哪儿的话！”保姆在隔壁房间里顶撞彼拉盖雅一句。“他四十岁还不到。再者你要年轻的干什么？傻娘们儿，脸子好不顶事。你嫁给他就是，保管没错儿！”

“真的，我不嫁给他！”彼拉盖雅尖声叫道。



“你这是胡闹！你还要找什么样的鬼东西呢？换了别人，早就对他跪下了，可是你还说什么不嫁给他！你就喜欢跟那些邮递员和家庭教师挤眉弄眼！我们的家庭教师来给格利沙温课的时候，太太，她老是对他送媚眼。哼，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“你以前见过这个丹尼洛吗？”太太问彼拉盖雅说。

“我哪儿见过他？今天我是头一次见着他。阿克辛尼雅不知从什么地方把他带来了……

该死的魔鬼。他不知从哪儿跑到这儿来，缠住了我！”

开饭的时候，彼拉盖雅把菜端上来，吃饭的人都端详她的脸，拿那个马车夫跟她开玩笑。她的脸红极了，不自然地嗤嗤笑着。

“结婚一定是丢脸的事……”格利沙想。“丢脸极了！”

所有的菜都做得太咸，没烤熟的童子鸡渗出血来。不仅如此，在这顿饭当中，碟子和刀子不住地从彼拉盖雅的手里掉下地，就象从散了的架子上掉下来一样。可是谁也没对她说一句责怪的话，因为大家都了解她的心情。只有一次，爸爸怒冲冲地扔掉食巾，对妈妈说：“你何必叫大家去娶亲和出嫁！这种事跟你什么相干？要是他们想结婚，就让他们自己去结好了！”

饭后，四邻的厨娘和使女纷纷在厨房里露面，嘁嘁喳喳一直谈到夜深。究竟她们是从哪儿探听到这儿在做媒的，只有上帝知道。格利沙半夜醒来，听见保姆和厨

